



荷塘月色

伦敦桥

■ 古丽蓉

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,
Falling down, falling down.
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,
My fair lady.....

这首歌估计全世界家喻户晓。我在中国当学生时，在美国当新妈妈时，不知哼了多少遍。我也曾有意无意在阅读英国文学时，在唱歌弹琴时，漫漫地想象过那个遥远的英国，那条听说过了多少遍的泰晤士河，那座河上著名的伦敦桥。

小儿子长到可以下地走路时，夏天度假的时间，我们一家四口便用一两周的时间，辗转四方，畅游世界，开阔眼界。先是从东海岸飞到西海岸的加州，因为妹妹家在那儿，另外加州地大物博，多处美景美地，还很方便到西部的其它旅游佳处。

离开拉斯维加斯的灯红酒绿，再领略完大峡谷的雄伟壮观后，我们的下一站，是落在美国的伦敦桥！

在亚利桑那州八月盛夏110华氏度的高温下，我们走下汽车，走进一个独特难得的沙漠绿洲，一段令人感叹的故事，一座哈瓦苏湖畔（Lake

Havasu）的伦敦桥。

这座建于1831年的花岗岩大桥，曾经是英国的国宝和骄傲，本来横架于英国泰晤士河上，取代上一个有六百多年历史的承载众多高屋店铺的旧桥，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桥体沉陷，需要被移走换新桥。于是就有了英国人全世



今日伦敦桥



界叫卖伦敦桥的故事。远在美国一个名叫罗伯特（Robert P. McCulloch）的企业家和梦想者，在1968年投下\$2,460,000的巨资，将桥体的大理石一块一块拆下来，给每个石头编了号，然后经过马拿马运河，运达加州长岛，遥遥7000英里之后，终于运往他建设中的新城市：沙漠亚利桑那州哈瓦苏湖市（Lake Havasu City, Arizona）。

然后是1969年的奠基和工程启动。在一片干旱的沙漠土地上，在一块一块来自英国带着编号的大理石全部落下接后，一座没有河流的伦敦桥拔地而起。然后是挖掘，注水，是美利坚的人工湖水流过泰晤士河水百年浸湿的石块，是一段辉煌深刻的历史在新大陆的保存和延伸。

前往伦敦桥的前一晚，我们从大峡谷游览完后，前往

位于大峡谷和伦敦桥中间的EdgeWater酒店下榻休顿。去楼下餐厅坐下吃晚饭时，我有了一个难忘的经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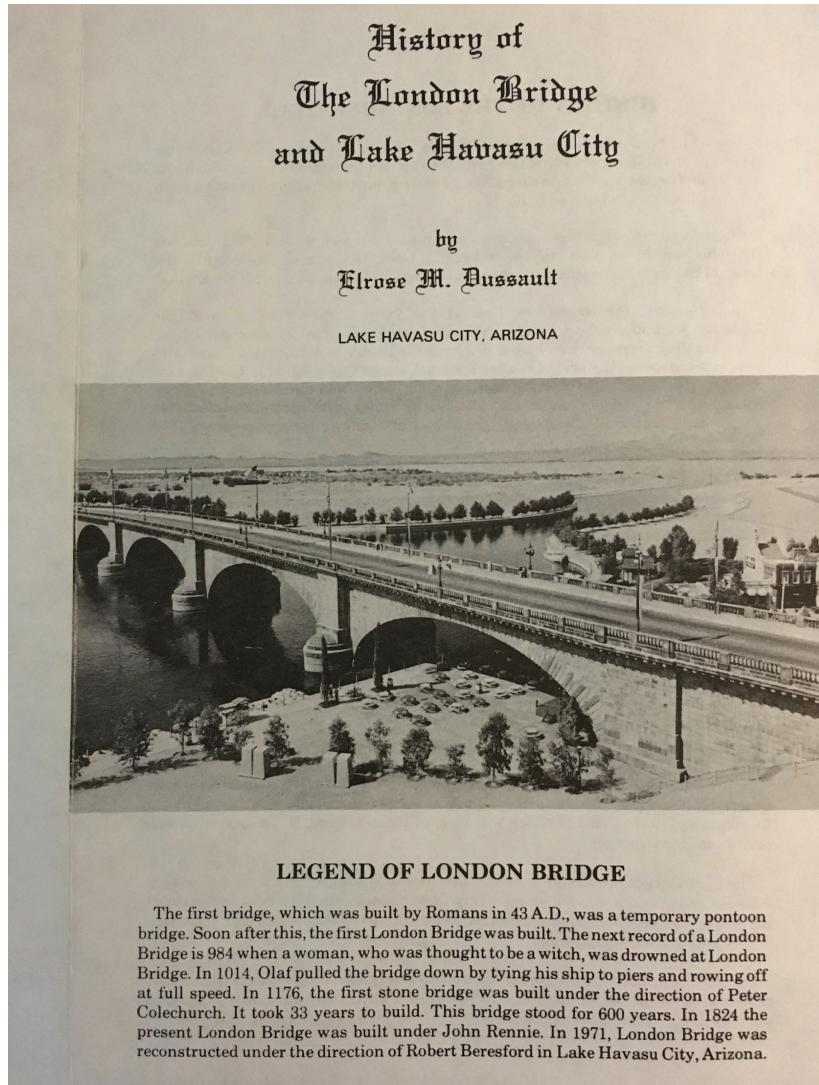
餐馆是自助餐形式的，我和先生俩一边忙着照顾两个儿子吃饭，一边轮流去柜台挑拣食品。过一会儿，一对看着保

养不错，衣着整齐的老年夫妇端着盘子，走到我们桌旁。

“我们可以和你们坐一桌进餐吗？”短发的老年太太微笑地问。

看着餐厅许多空着的座位，我有点迷惑，但也无奈，只好说：“当然可以”。





伦敦桥的传奇故事

坐下来一边吃一边聊，过一会儿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们要来和我们坐一起了。他们同样有两个孩子，当他们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我们后，他们似乎看到了他们的过去，那忙忙碌碌，带着两个小小孩过日子的又艰苦又快乐、再返不回的过去。

“我们就是像你们这样过来的，我们的孩子就是从这么

小小的可爱的模样，长大了，毕业了，上大学，工作了，结婚了。”两位老人这么说着。

我看他们望向我的两个拿手抓食物，幼稚天真的儿子时，那种慈爱的、无比爱恋的眼光，我想他们看见的，大约更多的是他们早已独立离开家门的孩子们，小时候在家里，小鸟一样在他们的爱巢里，被

他们保护着，被他们疼爱着的景象。

第二天早晨从酒店楼下到大厅，准备离开前往伦敦桥时，远远就看见这对老人在大厅里等人一样站着。看见我们，他们马上走过来和我们打招呼，并且提议我们在一起照一个合影。“你们估计也会喜欢这张照片的”，他们又拍拍孩子们，拍拍我们，然后和我们招手告别。

在伦敦桥上慢慢地散步，看灯柱上高高悬起，迎风飘扬的美国国旗、英国国旗；在伦敦桥下流连观望，想起唱过的歌，曾经的想象，似曾相识的印象……

原来历史不会中断，会在另一处、另一天，以另一种也许相同也许不同的方式延续着。

原来生命是许多美丽的重複，是许多重复的美丽。

（吉丽蓉：自1981年起在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学习十年，在校期间曾任文学社社长。1991年赴美，1993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电子工程硕士，现任职于美国农业部。其散文诗集在国内外多家多处平台媒体发表，并著有诗集《再见雨季》，散文集《生命树》。现正着手编辑【清华美丽】系列丛书。其先生孙宇明同为1981级校友，在校期间曾任书法社社长。夫妻二人感情甚笃，有微信公众号“华翰墨影”。）